

花票毙命之谜

李四 阿运 小星 愚思 译

〔日〕赤川次郎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花票毙命之谜

赤川次郎（日）著

李 四 阿 运 译
小 亚 愚 思

1989年·北京

花 票 毙 命 之 谜

赤川次郎（日） 著

李四 阿运 译

小亚 愚思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4225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9.25 字数：200千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0 500册

ISBN 7—80502—273—9 / I · 29

定价：3.40元

引 子

宫川秀一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已是午夜最催人发困的时分，雨滴扑面而来，噼噼叭叭地扑打在风挡玻璃上，尽管雨刷器拼命地工作着，仍然不能看清前方路面。

这辆三菱牌小卡车虽然不新了，但半年来秀一几乎天天与它打交道，早已玩得得心应手，可是今天从一出发它就不太听使唤；再加上昨晚就没睡好觉，此时只觉得头昏脑胀，然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情绪坏到了极点。

坐在身边助手席上的女友名叫成田奈美江。此时她面无表情，象一尊雕像，始终盯着前方。

“——现在，”奈美江打了个哈欠，偏过脸问：“走到哪了？”

“鬼晓得！”

秀一没好气地说。他并不是为了发泄，什么不满情绪，只不过是懒得回答。不想奈美江的火气更大，这个从来不肯吃亏的胖姑娘立刻以一串恶语回击过来。

“找我撒气呀！还不都怨你自己废物！别屙不出屎来怨茅房好不好！”

秀一真想痛骂她几句，张了张嘴巴又强忍住了。他已经连续驾车 6 个小时，反应能力大大降低，在如此恶劣的行车条

件下疲劳驾驶，若再不集中精力，将是十分危险的。他太困了，此时他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汽车旅馆蒙头大睡，——不是搂着身边的这个胖姑娘，而是自己一人——踏踏实实地酣睡上一整天。

可是，不行。明天——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因为时针已经过了零点——早晨必须去公司上班。公司雇员不多，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允许连休两天的。况且，这辆车子也必须上班之前开回公司，因为开着它出来兜风并没有得到上司的批准。

20岁的宫川秀一是个大学肄业生，在一家小型运输公司工作，他从大学二年级退学以来，已经走马灯似的调换了几个工作，时间最短是只干了两天，最长的也不到半个月。半年前，经姐姐托人介绍，来到这家公司后好象安下了心，至今没挪窝。

工作内容很简单，每天开着这辆载重一吨的小三菱牌客货两用车给零售店摊运送商品，有时给大件商品主顾送货上门，每小时工资八百元（注：日元。以下同）。工资不算高，但工作比较自在，不必在别人眼皮底下死盯岗位，一出车就没人监督，干快干慢，干多干少全凭自己掌握，工间偷懒或去干私活儿也不会有人知晓。

成田奈美江与秀一同岁，是同公司的杂务员，也是块偷奸耍滑的材料，经常因公或是借口因公搭乘秀一的车子。论长相，不敢恭维，但毕竟年轻健康。秀一对她那高耸的胸脯和肥大的臀部以及平日里也是花枝招展的妖冶劲儿十分中意，一有时机便极尽勾引之能事。奈美江来自埼玉县农村，一无所有，急于在东京落稳脚根儿，可又不肯正经出力气干

活，只有利用先天的资本。照她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一种资源开发。遗憾的是，拿她戏耍开心，贪她便宜的人不少，打她正经主意的却寥寥无几，还都是些有了年纪的人。“有眼不识金香玉！”奈美江经常为无人知遇而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几经挫折，心灰意冷之际，遇上了秀一的青睐。二人眉来眼去，一拍即合，早已有几分意思。这次秀一邀奈美江假日出游，目的何在，两人心照不宣。

可是此行大为扫兴，二人游山逛水挨了一天，归途中秀一被欲火攻心，糊里糊涂走错了道、直到天黑也没能找到预定下房间的旅馆。饥不择食，随便找了一家小旅社准备住下，不巧间间客满，有的房间竟住下了五人。二人打算就在小三菱的货棚里苟且一番了事，也算没白白出游一天，不想正在脱衣解带偏又碰上了巡逻警官。好事没办，却平白遭到一顿喝斥，运气坏透了。

“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呀！”奈美江话里带着明显的不满：“我可累了”。

“你还是克服克服吧，老子比你更累！”

“你还累？什么都没干也累？”

秀一本来就觉窝火，听了奈美江奚落，恶狠狠地回头瞪了她一眼，忽略了前方，车子驰向路边。

“危险！”奈美江大叫一声。秀一忙打轮使车子回到路中心。

“开车往哪看？我还不死呢！”

“放你的心，死不了！”

秀一无心和她争吵下去，倒觉得互相说说话似乎减轻了疲劳，眼睛也比刚才看得清楚些。沉默最糟糕。现在的确切

位置，他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多摩一带吧！从路上人车稀少的情况看可能还在奥多摩，离东京还有一段距离。在这一路段，撞车和被来车撞击的可能性都不大，就是这弯弯山路太令人劳神，稍一马虎就可能翻下路边，车毁人亡。

好不容易驶出了山路，汽车刚一开上直道，立刻就加大了速度。奈美江半天不作声了，秀一回头瞟了一眼，见她已经咧着大嘴睡得象死猪一般。

“混丫头，你倒睡得安逸！”

秀一扑哧一笑，精神松弛了一下，再把视线转向前方。

忽然，大灯光线里好象出现了一个人影。秀一使劲眨了眨肿胀的眼睛，是错觉吗？这工夫，这地方，怎么会有人跑上公路来？！难道如今还有拦车劫道的土匪？

等到秀一看清了一个身穿雨衣的男子的侧影，慌忙踏死制动器时，至多耽搁了半秒钟，可是，已经晚了。

随着尖利的刹车声，灯光里的人影不见了，小三菱车变成了一头垂死挣扎的困兽。车身猛烈震动，横着滑向路边。巨大的惯性把毫无准备的奈美江抛向前方，又被安全带拽回到座椅上。

车子象脱缰的野马再也不听任骑手驾驭了。完蛋了！秀一完全清醒了过来，甚至还有机会意识到了死亡。再往前一点点就要冲下路基，车子却奇迹般地稳稳停在路边。

刹车声在夜空中渐渐消逝去，四周很快又恢复了寂静。车内，只有落在车顶的雨点声和两个人惊魂未定的喘息声。

“你想要我的命吗？”奈美江不知道发生了事故不依不

饶地尖声高叫：“不会开车你就别开，老娘可禁不住你这样折腾！想要老娘的命吗？”

“我，撞人了。”秀一掉了魂似的说。

“什么？什么？”奈美江一下子改变了吵架的声调，睁大眼睛低声道。

“撞人了，一个身穿雨衣的男人。”

秀一打开车门：“我去看看，你在车里等我。”说着下了车。

雨仍在下，但比刚才小多了，尽管踩死了刹车，车子还是冲出了几十米远。秀一顺路向回走去，看见一个黑影横躺在公路中央。

不用细看了，那可怕的速度，那可怕的冲击力，决不可能有人车下余生。可是，秀一边走，向那黑影靠近，心里仍在幻想着奇迹出现：那男人忽地从地上坐起来说：“没关系，我是钢筋铁骨，只受了一点轻伤。”他惴惴前行，所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

秀一伏下身去，光线太暗，看不清死者的面目。这时，一道光柱从身后射来，回头见是奈美江打着手电筒走过来。

“把手电给我。”

手电光下，看清了死者的面孔。脸上没有伤痕，也看不到死亡之前的惊愕和痛苦，只是鲜血不住地从口中淌出来，有几分吓人，不用说，他的内脏已经被撞碎了。他很年轻，至多二十四五岁吧。秀一摸摸他的手腕，又伸手到他胸口衣内，各种试探都是多余的。

“他还活着吗？”

奈美江躲在秀一身后，哆哆嗦嗦地问。秀一缓缓站起身。

“已经死了！”

“天哪——”

奈美江捂着脸，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别叫唤，你别叫唤！住嘴，给我住嘴！”

秀一抓住奈美江的双肩，把她的头摇得象个拨浪鼓，又腾出手来搥了她几个耳光，但仍没有使嚎叫声中断。秀一只好把她拖回车内。

宫川佐知子大张着嘴，张到不能再张的程度，舒舒服服地打个哈欠，她自己也知道，这极不雅观。不过下两点了还坐在汽车里颠簸，不论多么漂亮的姑娘也难免困意大发的。

“对不起，请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要到家了。”

坐在佐知子身边驾车的男青年一脸愧色，这样的道歉话，今晚他已不知是第几次重复了。这位英俊的小伙子名叫坂本英明，一身英式毛料西服，领带也是英式系法，可以看出在外出前精心修饰了一番的。

“耽误了小姐的休息，实在对不起。”

“不怨你，你又不是故意的。”

“都怨这辆破车，看我回去不好好骂它一顿。”

坂本这话百分之百出于真心，佐知子却被逗得笑出了声，驱走了几分困意。

“等年底奖金一发下来，马上就去买一辆，再不受这破车的窝囊气。”

“得了吧，别那么认真了。这辆车一晚上就敢抛锚三次，也算个珍奇货。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说不定还值大价钱呐！”

佐知子完全是在打趣，坂本却愧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坂本英明今年27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方的脸形见棱见角，乍看起来，是条刚毅的汉子，其实他柔弱温和，处世谨慎，处处吃亏让人，性如女子。与他相反，22岁的宫川佐知子的性格倒好象是个男子，生来争强好胜，胆大敢为，处事果断。此时倦意沉沉，但目光沉稳，显示出某种和她的性别和年龄不相称的力量。

说到相貌，佐知子至少在坂本心目中称得起是第一美女，这倒并非完全由于“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确实和某个电影明星有些相象。他二人各自的公司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过百八十米，吃午饭时经常不约而同地坐在同一家餐馆里，见面多了，不免互相点点头打个招呼，进而打讪，时间久了，便成了熟人。不过，说成是坂本一见钟情，而后紧追不舍才更为合适。

这次约会，是他们的第二次了。昨天，坂本对佐知子说，他买了一辆虽然不新却还漂亮的小轿车，驾车夜逛横滨是个时髦的乐子……。没想到这辆车是个银样蜡枪头，偏要出坂本的洋相，归途中连续发生故障，害得坂本不断地对佐知子道歉不说，还不得不三次冒雨抢修。若不是佐知子在一旁为他举伞，他非得被浇成落汤鸡不可。尽管免去了感冒发烧之虞，可时间却不可避免地耽误在路上了。

“谢天谢地，总算到家了。”

坂本把车子在佐知子公寓前停稳，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现在它就是散了架，我也不怕了。”

“散了架你不心疼？”佐知子吃吃笑道：“甭管怎么说

吧，总算没把我扔在路上，谢谢。”

“哪儿的话呀，实在对不起……”

“行了行了，没完没了地说对不起，今晚不打算睡觉了？”

“啊，对，明天还得上班呢，”坂本搔搔脑袋，“那就再见吧！”

“看你满手的油，脸上也有，进去洗洗吧。”

“进佐知子小姐的房间？”

“进别人的房间，准得把你当成强盗抓到警察局去。”

佐知子格格笑道，坂本受宠若惊：“行吗？方、方便吗！”

“别客气了，洗完早点走，别误了上班。”

“那是。我也正想上个厕所呢。”

二人走进门洞。

“我的房间在二层，”佐知子在前面带路，上了楼梯又回身道：“脚步放轻点。”

佐知子租的公寓，是一幢简朴而又雅致的三层楼房，住户几乎都是单身女人。除了象佐知子这样的未婚姑娘，还有不少是离了婚或与丈夫分居的女人。

“请进！”

“失礼了。”

佐知子进屋拉开电灯，坂本畏畏缩缩地跟进屋内。不等看清屋内的陈设，张口就说：

“啊，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不用你恭维，别到处瞎看了，乱七八糟的。”

说实话，佐知子不喜欢别人违心地恭维，但她也自认屋子收拾得既得体，又干净、整齐，所以听了坂本的话心里也

是美滋滋的。

这是一套2LDK单元（注：二居室，洗澡间、厨房，厕所各一），佐知子和弟弟各住一间，因而显得挺宽敞。

“洗澡间在右边，快去吧。”

“添麻烦了。”

佐知子打开煤气炉，烧上一壶水。说是洗洗就走，但客人来了，不泡杯茶总说不过去。

这幢公寓是专为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单身女性建造的，可实际上男性来住的并不少见。天天早上都可以看见女房客挎着男人的胳膊走出房门，谁见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好意思。在当今的年代，极少有人还以此为怪。

“啊，真痛快，我洗好了。”

坂本手上拿着自己的手帕，一边擦脸一边走出洗澡间。

“坐下喝杯茶吧。”

“啊？可以吗？真对不起了。”

“对不起”三字简直是他的口头禅。佐知子心里有些不快。

“饮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红茶。”

坂本啣了一口茶，刚要再找几句好话说，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谁呀，深更半夜的。”佐知子抓起话筒，“我是宫川佐知子。”

“喂，姐姐，你可回来了，急死人了！”耳机里传出一个男人半哭的声音。

“是秀一？我出门刚回来，怎么了？这么晚了还来电

话。”

“可不得了了……”

“嗯？什么事呀，慢慢说。”

“我现在公用电话，我出了大事故了，”秀一急得快哭出来了，“我撞人了，撞死人了，人已经死了……”

秀一颠三倒四地叙述着发生车祸的经过，一股热血涌上佐知子脑门，人命！她懵了，半晌无话可说。

“喂喂，姐姐，你听见了吗？你说话呀！不仅仅是交通事故，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电话里，秀一声嘶力竭地喊道。

星 期 一

死者身上的信件

凌晨三点，雨终于停了，但乌云并没有立即散去，月亮偶尔在天际露出阴沉的脸。

黑暗中，佐知子驾着坂本的那辆破车在京郊公路上飞驰。秀一撞人致死，这个恶讯对她打击着实不轻，但她头脑很快清醒了，迅速拿定了主意。

“这条路没错吧！”佐知子用心辨别着方向。

秀一受了严重刺激，电话里语无伦次，所说的路线不一定正确可靠，好在这里只有此路一条，照直走下去，估计会碰上他。

佐知子放下电话时，坂本看出问题严重，不无关心地询问，佐知子没有告诉他，只对他说：“要想帮助我，就把车子借我用用。”坂本二话没说，当即掏出车钥匙。他对佐知子的话虽不是奉若圣旨，却是有求必应。

佐知子又何尝不想有个小伙子作帮手呢！可是，要求坂本去帮助掩盖一起撞人逃逸的犯罪活动，她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先不说坂本是否靠得住，就冲着他是彻头彻尾的遵

纪守法的公民这一点，也不能让他干这样的事。况且坂本根本不是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置法律于度外的人。

一切都得靠自己想办法处理。

佐知子和秀一的父母，三年前死于一场悲惨的空难。当佐知子知道消息后，首先当然是大悲大恸，然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大学学业，对弟弟秀一承担起父母的责任来。空难事故处理未毕，她就办了退学手续，托人找好了工作。甚至忍痛扼杀了心里爱的萌芽。也许是对弟弟的照料过于精心了，三年来秀一对她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但凡有点意外事，非得找她处理不可，似乎他惹了祸姐姐责无旁贷，姐姐照料弟弟一辈子也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下去可不成。”

佐知子心想。她以前也多次这样想过，秀一不和她商量就从大学退学时这样想过，满不在乎地辞掉她好不容易为他找到的工作时更是这样想过，她还曾无数次地警告秀一，“以后再也不要指望我帮你的忙”。可是每次火气一消，秀一几句软话就把她的心说软，不但要补齐“欠发”的零花钱，还要为给他找工作继续奔波。终归是姐姐呀！

但是，这一次可没有那么便宜了。出了人命事故，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过关的。如果私了，需要几千万元，如何付得出？可如果不私了，秀一势必要去坐牢……那，太对不起死去的父母了。

首先要查明情况，如果主要责任不在秀一，比如有意自杀，或者死者是精神病患者，那就要好办一些。不过听秀一的口气，车祸似是因为他驾车精力不集中所致。而且，而且好象还有更大的麻烦事。还有什么麻烦事？撞人致死还不算是

天大的麻烦事吗！

佐知子放慢了车速。好久不开车了手生得很。两臂发酸，眼睛发花，自己可别再出事故。她把精神集中于前方路面，暂时把秀一的事故搁置一边，一时心境好了一些。

如果秀一所说的方位不错，事故现场应该不远了。这辆抛锚冠军，你可别捣蛋啊！佐知子心中祈念着。

顺着车前灯的光柱望去，前方不远处一辆汽车停在路边。那就是秀一的车吧！佐知子踩下离合器向前滑行了一段，光柱中出现一个人影，高举着双手左右挥动。佐知子靠边停车。

“姐姐，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车子还没停稳，秀一冲上来拉开车门。佐知子走下车，二话没说伸手便甩去一耳光。在宁静的深夜，耳光声显得格外清脆。

“姐姐……”

啪。又是一声脆响，搞得秀一南北不识。

“姐姐，对不起，我……”

啪。又是一响。

“我一直说我的不是，干嘛还打呀，我，我又不是故意想撞人。”秀一捂着脸说。

“尸体呢？”

“拖到树林里去了。”秀一手指着路边道。

“带路。”

姐弟俩下了公路，向路边更黑暗的地方走去，公路上留下两辆空车。

“那一位呢？在你车里？”佐知子问。

“哪位？”

“你说哪位，现在还和我装糊涂？”

“啊不，不是。她犯了歇斯底里，送到前面旅馆让她先住下了。”

“她可靠吗？”

“嗯，她不会多事的。”

“那就好！”

佐知子从秀一手中接过手电筒，把光线对准尸体的脸。

“突然从路边草丛跳上公路的。怎么也来不及呀，”秀一委屈地说，“当时雨下得很大。”

“在哪撞上的？”

“你停车的地方，再往前一点点。”

佐知子站起身，把手电光向四方照射。这一带不象有人家居住，而且到天亮之前，恐怕都不会有人来，怎么会有人突然窜上公路？

“当时就死了吗？”

“是的，那么快的速度，有一百迈！”

佐知子愣愣地盯了一会儿死尸，又问：“你说还有更大的麻烦事？”

“嗯，那是……”

秀一停住口，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佐知子，“姐姐你看这个。在他身上找到的，本想看看他是什么身分。”

“一封信？”

“不是一般的信，你自己看看吧！”

佐知子接过信封，二人步出树林，回到秀一的车上。

“公司的车？又是偷偷开出来的？”

“是的。明天——啊不，今天早晨要是还不回去……”